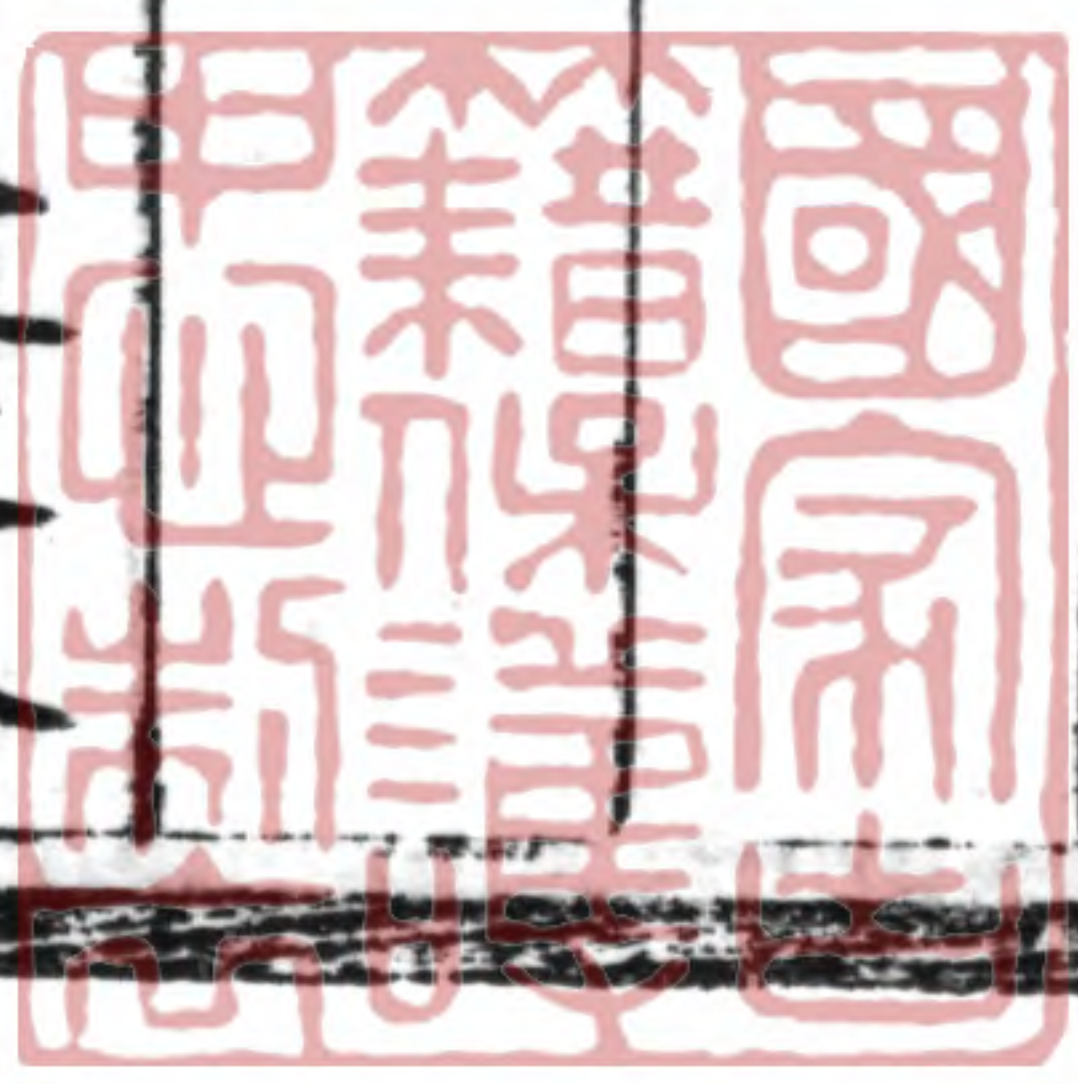




容齋隨筆卷第六 十九則

建武中元

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榘閣碑其末
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
三十一年次年改爲中元直書爲中元元年
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爲中元猶冠以建武如
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
後赦天下詔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一年爲建
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云建武中元二年



來奉貢援据甚明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志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去殆亦不深考耳韓莊敏家一銅斗銘云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又紹興中郭金州得一鉦銘云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國之後改天鳳又改地皇茲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猶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詔猶繫其故名之類耳不可用中元為比也

帶職人轉官

紹興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秘閣乞磨勘吏部擬朝議大夫時相以為既帶職則朝議奉直為一等遂超轉中奉其後曾慥踵之紹興末相伯奮亦用此繼而續臧復然後省有言不應薦三級自是但得朝議予按故事官制未行時前行郎中遷少卿有出身得太常無出身司農繼轉光祿即今奉直朝議也自少卿遷大卿監有出身得光祿卿無出身

歷司農卿少府監衛尉卿然後至光祿若帶
職則自少農以上徑得光卿不涉餘級至有
超五資者然則浚明等不為過蓋昔日職名
不輕與人故恩典亦異又自承務郎至奉議
詞人但三轉而帶職者乃與餘人同作六階
不小異乃有司之失也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雖莊列釋氏之寓言
曼衍不能說也列子商湯問於夏革曰上下

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
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
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
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
而不知其有盡有極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
大天地者乎大集經風住何處曰風住虛空
又問虛空為何所住客言虛空住於至處又
問至處復何所住客言至處何所住者不可
宣說何以故遠離一切諸處所故一切處所

所攝不故非數非稱不可量故是故至處無
有住處二家之說如是而已

魏相蕭望之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
魏蕭賢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
乎揚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為大逆不
道以其時考之乃于定國也史稱定國為廷
尉民自以不冤豈其然乎宣帝治上嚴而三
人者又從而輔翼之為可恨也

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後世茫不可考不過證以史傳然
要為難曉自妣虞唐杜姜田范劉之外餘蓋
紛然雜出且以左傳言之申氏出於四岳周
有申伯然鄭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又有申公
巫臣魯有申繻申棧晉有申書齊有申鮮虞
賈氏姬姓之國以國氏然晉有賈華又振射
姑亦曰賈季齊有賈舉黃氏嬴姓之國然金
天氏之後又有沈妣蓐黃之黃晉有黃淵孔

氏出於商孔子其後也然衛有孔達宋有孔
父鄭有孔叔陳有孔盩齊有孔虺而鄭子孔
之孫又為孔張高氏出於齊然子尾之後又
為高疆鄭有高克宋有高哀國氏亦出於齊
然邢有國子鄭子國之孫又為國參晉有慶
鄭齊有慶克陳有慶虎衛有石碯齊有石之
紛如鄭有石奭周有石尚宋有石彊晉有陽
處父楚有楊丙魯有陽虎孫氏出於衛而楚
有叔敖齊有孫書吳有孫武郭氏出於號而

晉有郭偃齊有郭最又有所謂郭公者千載
之下遙遙世祚將安所質究乎

畏無難

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故曰惟有道之主
能持勝使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
下服四夷煬帝不亡符堅不平涼取蜀滅燕
翦代則無肥水之役唐莊宗不滅梁下蜀則
無嗣源之禍李景不取閩并楚則無淮南之
失

綠竹青青

毛公解衛詩淇與分綠竹為二物曰綠王芻也竹篇竹也韓詩竹字作濤音徒沃反亦以為篇坑郭璞云王芻今呼白腳蒹即蒹葭豆也篇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蒹竹按此諸說皆北人不見竹之語耳漢書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寇恂為河內太守代淇園竹為矢百餘萬衛詩又有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之

句所謂綠竹豈不明甚若白腳蒹葭豈安得云猗猗青青哉

孔子欲討齊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傳曰孔子請伐齊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為孔子豈校力之強弱但明其義而已能順人心而行

天討何患不克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
請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勝齊者孔
子之餘事也予以為魯之不能伐齊三子之
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齊通國知之矣孔子
為此舉豈真欲以魯之半力敵之哉蓋是時
三子無君與陳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
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國思
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
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者警必將曰魯小於齊

齊臣戮君而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
大國肯置而不問乎惜其君臣皆不識聖人
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
偏於三子而孫於越比之簡公僅全其身爾

韓退之

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為魏晉已還
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不復振起
故所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
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

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盪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有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之叙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翱書云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而以文為戲可矣乎今之不及

之者當大為防焉爾舊史謂愈為紕繆固不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旅莠若此遊宦謂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真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為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前比也

誕節受賀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今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左氏書事

左傳書晉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之糴故秦伯閉伐晉觀此一節正如獄吏治囚蔽罪議法而臯陶聽之何所伏竄不待韓原之戰其曲直

勝負之形見矣晉厲公絕秦殺其五罪書詞鏗訇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秦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杜元凱注云據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於文反復低昂無所不究其至觀秦晉爭戰二事可窺一斑矣

狐突言詞有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以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載狐突所歎

八十餘言而詞義五轉其一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之金玦弃其衷也其四曰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其五曰危涼冬殺金寒玦離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嚼國語亦多此體有至六七轉然大氏緩而不切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顛落
曰宣易巽為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
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為宣髮宣髮
二字甚奇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
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未幾而卒君子曰
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

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
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
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其罪受罰又
焉移之遂弗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
不失國也宜哉按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禳
惑為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終
不蒙福天道遠而不可知如此

杜悰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為相一月兩

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
受宣三相起避公慶出書授悰發之乃宣宗
大慚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
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復封以
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以延英面示聖
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
體今主上新踐阼固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
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
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

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
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
悰曰勿為它慮既而寂然及延英開上色甚
悅此資治通鑑所載也新唐史云宣宗世夔
王處大明宮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慚遣詔
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迎鄆王立之是為懿
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它宰
相卑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
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語之

如前所云慶色沮去帝怒亦釋予以史考之
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
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時唯有伸在三人者
罷去矣誠乃審權乃懿宗自用者无由有斯
事盖野史之妄而二書誤采之温公以唐事
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
脩史之難哉

唐書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譜牒故多有

謬誤內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
姓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於沈今汝
南平輿沈亭是也魯成公八年為晉所滅沈
子生逞字修之奔楚遂為沈氏生嘉字惟良
嘉生尹戍戍生諸梁諸梁子尹射字脩文其
後入漢有為齊王太傅敷德侯者有為騎驃
將軍者有為彭城侯者宋書沈約自叙云金
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定公四年為蔡
所滅秦末有逞者徵丞相不就其後頗與唐

表同案聃季所封自是一國與沈了不相涉
春秋成公八年晉侵沈獲沈子揖昭二十三
年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沈子逞滅定
四年蔡滅沈殺沈子嘉今表云聃季字子揖
成八年為晉所滅是文王之子壽五百餘歲
矣逞為吳所殺而表云奔楚宋書云秦召為
丞相沈尹戌為楚將戰死於栢舉正與嘉之
死同時而以為嘉之子尹射書於左傳三十
四年始書諸梁乃以為其子又春秋時人立

字皆從子及伯仲豈有脩之惟良脩文之比
漢列侯表豈有所謂敷德彭城侯百官表豈
有所謂驃騎將軍沈達者沈約稱一時文宗
妄譜其上世名氏宦爵固可蚩誚又不分別
兩沈國其金天氏之裔沈妣蓐黃之沈封於
汾川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蔡滅之顧
合而為一豈不讀左氏乎歐陽公略不筆削
為可恨也

春秋之世列國之君失守社稷其國皆即日
改立君無虛位以侯者惟魯昭公為季孫意
如所逐而孫于齊又適晉凡八年乃沒意如
在國攝事主祭歲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
乾侯公薨之明年喪還故國然後其弟公子
宋始即位它國無此比也豈非魯秉周禮雖
不幸逐君猶存厥位而不敢絕之乎其後哀
公孫于越左傳終於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時
立也

州縣失故名

今之州縣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徃徃或失
其故名或州異而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
西而建昌縣乃隸南康南康軍在江東而南
康縣乃隸南安南安軍在江西而南安縣乃
隸泉州韶州為始興郡而始興縣外屬贛州
為南康郡而南康縣外屬鬱林馬州而鬱林
縣隸貴州桂陽為軍而桂陽縣隸郴州此類
不可悉數

嚴州當為莊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為雖以威嚴為義然實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知子陵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為嚴故史家追書以為嚴光後世當從實可也

容齋隨筆卷第六

容齋隨筆卷第七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詞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精思之則益也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汚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知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

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
智乎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
動此難以為溫夫輩言也

韓柳為文之旨

韓退之自言作為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
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閎其中而肆
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為文章本之書詩禮春
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
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

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
潔此韓柳為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李習之論文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為明白周盡云
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
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
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
嘗有六經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
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

爲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竒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詞白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徃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

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難與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非對也遘閔旣多受侮不少非不對也朕即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苑彼棠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畝之間予素者閑閑予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莊至于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其論

於文者如此後學者宜志之

魏鄭公諫語

魏鄭公諫止唐太宗封禪中間數語引喻剴切曰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碩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鑿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奪此語見於公諫錄及舊唐書而新史不載資治通鑑記其諫事亦刪此一節可

惜也

虞世南

虞世南卒後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隨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并為造天尊像一軀夫太宗之夢世南蓋君臣相與之誠所致宜恤其子孫厚其恩典可也齋僧造像豈所應作形之制書著在國史惜哉

太宗而有此也

七發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自腴詞上薄騷些
蓋文章領袖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
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
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
新意傳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
徃徃弃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
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

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荅客難自是文中
傑出揚雄擬之為解朝尚有馳騁自得之妙
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下
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
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傳初成世人多笑
其恠雖裴晉公亦不為以可惟柳子獨愛之
韓子以文為戲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草華
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傳紛紜
雜沓皆託以為東坡大可笑也

將軍官稱

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按國語鄭文公以啓伯為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魯使貞子為將軍然則其名久矣彭寵為奴所縛呼其妻曰趣為諸將軍辦裝東漢書注云呼奴為將軍欲其敬已也今吳人語猶謂小蒼頭為將軍蓋本於此

北道主人

秦晉園鄭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為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矩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為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諸浮浮曰大王倚寵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以用之

洛中盱江八賢

司馬溫公序賻禮書閭閻之善者五人呂南公作不欺述書三人皆以卑微不見於史氏予脩國史將以綴于孝行傳而不果成聊紀之於此溫公所書皆陝州夏縣人曰鑿劉太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以為今世士大夫所難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夏縣有水災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隨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

其室而死永一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償者毀其券曰周文絜其兄嗜酒仰弟為生兄或時酗毆絜鄰人不平而唁之絜怒曰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曰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曰臺亨者善畫朝廷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亨名第一以文老固辭歸養

於田里南公所書皆建昌南城人曰陳策嘗
買驪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
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驢計因經過官人
喪馬即磨破驪背以銜貫之既售矣策聞自
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秘之策請試
以鞍亢亢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
買銀器若羅綺者策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
君幣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
月已久絲力麋脆不任用聞公欲以嫁女安

可以此物病公哉取所當與銀器投熾炭中
曰吾恐受質人或得銀之非真者故為公驗
之曰危整者買鮑魚其馱舞秤權陰厚整魚
人去身留整傍請曰公買止五觔已為公密
倍入之願畀我酒整大驚追魚人數里返之
酌以直又飲醜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
寒人焉曰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
而不果行有人從之併售者叔卿與之已納
價猶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欲効公前謀

耳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災荒是故不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復售而叔卿家若貧妻子饑寒不恤也嗚呼此八人者賢乎哉

王導小名

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晉李闡之文也云含為光祿大夫馮懷欲為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晉書亦載此事而不書

小字世說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

漢書用字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疊用七死字漢書因之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
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
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
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為冗複非後人筆墨畦
徑所能到也

姜嫄簡狄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
句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地玄鳥詩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

高辛帝帝與之祈于郊禡而生契故本其為
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
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禡時有
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
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遂有身後
則生子又謂馭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
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
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
此二端之怪妄先賢辭而闕之多矣歐陽公

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恠而取其訛謬之世次按漢書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謂為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之說皆出於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野而見巨迹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故踐履以求不可知之機祥飛鳥墮卵知為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尔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為之不待問而明

矣

羗慶同音

王觀國彥賓吳棫材老有學林及叶韻補注毛詩音二書皆云詩易太玄凡用慶字皆與陽字韻叶蓋羗字也引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羗又曰漢書亦有作羗者班固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文選作羗而它未有明證予按楊雄傳所載反離騷慶天顯而喪榮注云慶辭也讀與羗同最為切据

佐命元臣

盛王創業必有同德之英輔成垂世久長之計不如是不足以為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見於詩書可考也漢蕭何佐高祖其始入關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以周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高祖失職為漢王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獨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願王王漢中收用巴蜀然後還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劉氏興亡

至計也進韓信為大將使當一面定魏趙燕齊高祖得專心與楚確無北顧憂且死引曹參代已而畫一之法成約三章以蠲秦暴拊百姓以申漢德四百年基業此焉肇之唐房元齡佐太宗初在秦府已獨收人物致幕下與諸將密相申結引杜如晦與參籌帷及為宰相粲然興起治功以州縣成天下之治以租庸調天下之財以八百府十六衛本天下之兵以諫諍付王魏以兵事付靖勣御夷狄

有道用賢材有術三百年基業此焉肇之其
後制節度使而州縣之治壞更二稅法而租
庸之理壞變府兵為彍騎諸衛為神策而軍
政壞雖有名臣良輔不能救也趙韓王佐
藝祖監方鎮之勢削支郡以損其強置轉運
通判使掌錢穀以奪其富叅命京官知州事
以分其黨祿諸大功臣於環衛而不付以兵
收天下騎銳於殿巖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
審官用人一切施為至于今是賴此三君子

之後代天理物碩大光明者世有其人所謂
一時之相尔肖之孫有罪及無子凡六絕漢國
輒詔封之 國朝褒錄韓王苗裔未嘗或忘
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奪襲爵停配
享訖唐之世不復續唐家亦少恩哉

名世英華

曹叅為相國日夜飲醇酒不事事而畫一之
歌興王導輔佐三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
餘末年畧不復省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

人當思我憤憤謝安石不存小察經遠無競
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趙韓王得士大夫
所投利害文字皆置貳大甕滿則焚之李文
靖以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此六
七君子蓋非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真名
世英宰也豈曰不事事哉

檀弓誤字

檀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
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

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其
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案嚭乃吾夫差之宰陳
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
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
夫差使大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
引斯事亦嘗辨正云

薛能詩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
其海棠詩序云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子

美於斯興象不出沒而有懷天之厚余謹不
敢讓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然其語不過
曰青苔浮落處暮柳間開時帶醉遊人狎連
陰被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惡風吹香少傳
何許妍多畫半遺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
工部老居兩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
白尚書曾有是作興旨卑泥與無詩同予遂
為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枝首唱
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顆如松子色如櫻

未識蹉跎欲半生歲杪監州曾見樹時新入
座久聞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首叙曰此曲
盛傳為詞者甚衆文人才子各銜其能莫不
條佻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為陳熟能
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扶新誓脫常態雖
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諸然其詞不過曰華清
高樹出离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
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洛橋晴影覆江船羌
笛秋聲濕塞烟閑想習池公晏罷水萍風絮

夕陽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
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
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
尚書繼為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
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官商不高耳能之
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
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曰城外春風吹
酒旗行人揮袂日西詩長安陌上無窮樹唯
有垂陽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青酒旗

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
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可髣髴哉

漢晉太常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
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為閒唯太常一卿必
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
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
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尔表中所載鄼
侯蕭壽成坐犧牲瘦瘠侯孔臧坐衣冠道橋

懷鄆侯周仲居坐不收赤側錢繩侯周平坐
不繕園屋睢陵侯張昌坐乏祠陽平侯杜相
坐擅役鄭舞人廣阿侯任越人坐廟酒酸江鄉
侯靳石坐離宮道橋苦惡戚侯李信成坐縱
丞相侵神道俞侯栗賁坐雍犧牲不如令山
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不以實成安侯
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時侯趙弟坐鞠獄
不實牧丘侯石德坐廟牲瘦當塗侯魏不害
坐孝文廟風發瓦轅陽侯江德坐廟郎夜飲

失火蒲侯蘇昌坐泄官書弋陽侯任官坐人
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綏坐盜賊多自鄼侯
至牧丘十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當塗至
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時也下及晉世此風
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
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風蘭臺主者求索
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
興刑獄陵上荆一枝園七寸二分者被斫司
徒太常犇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

事云

容齋隨筆卷第七

容齋隨筆卷第八

十五則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
節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
一出於誠生於亂世躬耕隴畝使無徐庶之
一言玄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必聞達必
矣其始見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
與為援而不可圖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蒼龜
終身不易二十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

之夷夏服之敵人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
玄德臨終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
庸懦無立亦舉國聽之而不疑下有以見信
於人故廢廖立而立垂泣廢李嚴而嚴致死
後主左右姦辟側倭充塞于中而無一人有
心害疾者魏盡據中州秉曹丕積威之後猛
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以臨蜀而公六出
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
所歎為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川祭

其廟禁軍士不得近墓樵採是豈智力策慮
所能致哉魏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
公異道會于潼關公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
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為一舉而咸陽
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為危計不用是不然
公真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
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指魏都固將
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翳行竊步事一旦
之譎以規咸陽哉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懿

存而公死纔五十四耳天下祚漢非人力也
伯氣西南歇雄圍歷數屯杜詩盡之矣

沐浴佩玉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地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
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
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
浴佩玉則地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
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

古意衰矣

談叢失實

後山陳無已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
載

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數端於
此其一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
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
于二府皆其仇也呂既老大事猶同遂請出
大臣行三邊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范公

奉使陝西宿此院相見云云按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旨公辭乃慶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樞密使而中輟後二年莒方復入安有五人同時之事其二云杜正獻丁文簡為河東宣撫任布之子上書歷詆執政至云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杜戲丁曰賢郎亦要牢籠丁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蘇子美進奏事作

杜避嫌不預丁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為民杜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如此按杜公以執政使河東時丁以學士為副慶曆四年十一月進奏獄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安有深文論子美之說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為謔之理丁公長者也何追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其三云張爭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作求補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

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賂使者還
言如故乃不召按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為
戶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時丁方在侍從其
後自蜀知昇州丁為三司使豈有如前所書
之事其四云申崖在陳聞晉公逐萊公知禍
必及已乃延三大戶與之博出彩骰子勝其
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污晉公聞之亦
不害也按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
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乃罷相旋坐貶豈

有所謂申崖自污之事茲四者所係不細乃
誕漫如此蓋前輩不臧國史好事者肆意
飭說為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之
書必傳於後世懼詒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石磬

東坡作石磬記云禹貢荊州貢礪砥磬丹箇
籛楛梁州貢磬磬至春秋時集集于陳廷楛
矢貫之石磬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近
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真則荆梁之不貢此

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為箭今邇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為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為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按晉書挹婁傳有石砮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砮魏景元末亦來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砮後通貢於石虎虎以夸李壽者也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砮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莫識恐不考耳予家有一砮長二寸豈黑水物乎

陶淵明

陶淵明高簡閑靖為晉末第一輩人語其饑則簞瓢屢空斲無儲粟其寒則短褐穿結絺綌冬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菜婦抱茲苦心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

年十三此兩人必異母爾淵明在彭澤悉令

公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秔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東晉將相

西晉南渡國勢至弱元帝為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竒然其

享國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符堅以百萬之衆至於送死肥水後以強臣擅政鼎命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嘗攷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既得其道餘皆可槩見矣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處仲二亘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壺陸玩郗鑒陸曄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質託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

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荆徐荆州
為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強分
天下半自渡江訖于太元八十餘年荷闡寄
者處仲陶侃庾氏之亮翼亘氏之溫豁冲石
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服習
於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
將不適兵之比也項嘗為
主上論此蒙欣然領納特時有不同不能行
爾

賞魚袋

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
州司馬趙頤正撰荆府兵曹蕭誠書末云別
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脛賞魚袋之名不可
曉它處未之見也

浯溪留題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
司東都韋瓘大中二年過此余太和中以中
書舍人謫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

刺使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經數月又蒙
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閑誠為忝
幸按新唐書瓘累仕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
李宗閔惡之德裕罷相貶為明州長史終桂
管觀察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
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
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
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皇甫湜詩

皇甫湜李翱雖為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語
溪石間有湜一詩為元結而作其詞云次山
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潔多餘
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
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
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
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閒為物
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
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待味

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也

人物以義為名

人物以義為名者其別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也眾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眾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合中小合

子曰義子之類是也合眾物為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獸之賢則有義犬義烏義鷹義鵲

人君壽考

三代以前人君壽考有過百年者自漢晉唐三國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其餘至五六十者亦鮮即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召景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

亡國玄宗身致大亂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
祚久長翻以為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
蠱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
傷愁沮羣臣上壽拒不舉觴以天下付之八
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毅愛子魯王霸唐高
祖以秦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併命不得已
而禪位其方寸為何如然則五君者雖有崇
高之位享耆耄之壽竟何益哉若
光堯太上皇帝之福真可於天下中求之

韓文公佚事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為
坐論宮市事按公赴江陵塗中詩自叙此事
甚詳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
費未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溝渠我
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得
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
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
驗豐熟幸寬侍糞堯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

繆謂言卽施設乃反遷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云公為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橐罪亡公將擿其禁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後鄆邸果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于裴度須精兵千人間道以入必擒賊未及

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為公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詞使耆執筆書之持以入鎮州承宗隨割德棣二州以獻李翱作公行狀所載畧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歸柏耆豈非未嘗見湜文集乎資治通鑑亦僅言耆以策于愈愈為白度為書遣之耳

論韓文公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
之文各極其摯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
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蜩蟬草音
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
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
喪氣萎體敗剝削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
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
者有歸大變于文又云公每以為自揚雄之
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

固與之竝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
以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
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舐異
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
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
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又云屬
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焯焯烈
烈為唐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
施於灌激或爽於用此論似為不知公者漢

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
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
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
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
盡廢其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
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
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正觀開元而不能
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
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

地而獨存者乎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
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從宦

韓詩曰居閑食不足從事力難任兩事皆害
性一生皆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
有兼得者張釋之以貲為郎十年不得調曰
久宦減兄仲之產不遂欲免歸司馬相如亦
以訾為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人
於臨邛及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屬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令間或不能周密前輩雜傳記多以為權臣矯制而非也錢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筆錄紀逐日瑣細家事及一時奏對并他所聞之語今略載於此寇萊公罷相之夕錢公當制上問與何官得錢奏云王欽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曰更與一優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

時樞密有五員而中書只叅政李迪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云馮拯與吏書李迪與吏侍更無它言楊奏若只轉官合中書命詞唯樞密使平章事却學士院降制上云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復審退而草制以迪為吏部侍郎集賢相拯為樞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問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只為密院却有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

疑訝上云如何安排錢奏若却令拯入中書
即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利用丁謂中選一
人過中書卽不並妨事上云誰得錢奏丁謂
是文官合入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授同平
章事又奏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
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與平章事按此際
大除拜本

真宗啟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
臣可以舞文容姦不之覺也寇公免相四十
日周懷政之事方作溫公記間蘇子由龍川
志范蜀公東齋記事皆指以為因懷政而罷
非也予嘗以錢錄示李夔夔采取之又誤以
召晏公為寇罷之夕亦非也

容齋隨筆卷第八

容齋隨筆卷第九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為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亘傳介子刺樓蘭皆即侯之則為非是蓋明

友光女婿也

尺椹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椹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為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羊馬有卵火不熟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賈誼曾不得一官史臣猶美贊文帝以為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吳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受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為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踈

戰國權謀之士游說縱橫皆趨一時之利殊不顧義理曲直所在張儀欺楚懷王使之絕齊而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是北絕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絕與否但以得地為意耳及秦負約楚王欲攻之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

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乖謬不義且秦加亡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楚國無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踈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為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顏率兒童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借救於齊乃詣齊王許以鼎齊為發兵救周而

秦兵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復詣齊
曰願獻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
將寄徑於梁於楚率皆以為不可齊乃止戰
國策首載此事蓋以為奇謀予謂此特兒童
之見爾爭戰雖急要當有信今一給齊可也
獨不計後日諸侯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
無是事好事者飭之爾故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甫湜正閏論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

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為
周為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
朝承晉訖于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皇九年姑
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
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
魏種實匈奴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
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
有帝元今之謂錄者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為
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

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
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
舜為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閔於北其不
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滅梁江陵
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
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為周也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
浮屠之士懽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

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嶮毒若將朝
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
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
朝服惑溺於經恠之說以戮彝倫邪予讀其
文想見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
表而出之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
耕籍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

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
年赦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
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
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
以上縣丞天下侍老除官與開元等
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
矣淳熙三年以
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
籍以冒榮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唐三傑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為人傑此三人者
真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
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
盖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璟比哉明皇
可謂不知臣矣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閑居位貴賤受
恩深淺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傳導

之為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
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翊以刺使郡守栗融
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
家不用王氏蠟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至
世達宦身為帝甥主婿所以縱史滅劉唯恐
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黃回任候伯
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垠
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為之丞弼而甄
濟權臯劉海賓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或以

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
相去何止天冠地履乎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
論母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
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為
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為
莽所誅子棻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

不善者其知惧乎

漢法惡誕謾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書曰臣待罪京地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謂臣五日京地背恩忘義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賊殺不辜鞠獄故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為

刺使漢世法令最惡誕謾因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為欺之路也武帝待張湯非不厚及問魯謁居事謂其懷詐面欺殺之不待真得御臣之法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翊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

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
事置官事已卽罷乎

五胡亂華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
無少長皆戕於靳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
身為人禽石勒嘗盛矣子奪於虎虎盡有秦
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後嗣屠戮無
一遺種慕容雋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
終其身至于而滅符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

不能自免社稷為墟慕容垂乘符氏之亂盡
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
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此今之北虜
為國八十年傳數首矣未亡何邪

石宣為慧

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
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慧星下埽鄴
宮虎不從明年虎死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
為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為天

所弃豈一逆子便能上千玄象起慧寺乎宣
殺其弟韜又欲行冒頓之事寧有不問之理
澄言既妄史氏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
於不刪也

三公改它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
改它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
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
子太師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王旦乃依舊

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
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帶職致仕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
職若有疾就閑者亦換為集賢院學士蓋不
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方自熙寧中王
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為脩撰政和中又改為
右文云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

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高科得人

本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

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
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為通判第
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始
除館職王安石為政又殺其法恩數既削得
人亦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
文肅公戩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
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
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三
榜王宣徽拱臣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
賓榜賓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
公安石連名劉輝榜輝不顯胡右丞宗愈安
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
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非侍從蓋可
數矣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
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
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

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

楚懷王

秦漢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為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考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

主也項梁之死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為上將軍而羽乃為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王以羽慄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既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王受命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於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為之立本紀繼於秦後追其亡則

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阿見焉是直以羽為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亡後為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為人傑予以為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縱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

越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徙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為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踈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偉甚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
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
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
直書其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
日押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
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
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

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
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
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
細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
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
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
為丘墟揚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
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
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張祜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祜所詠尤多皆它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却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轉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犯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轉花下傚傚軟舞來又有大酺樂

邠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
耍娘歌悖拏兒舞阿鷓湯雨霖鈴香囊子等
詩皆可補開元遺事弦之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北面而弔焉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

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寢階許外人入哭而葬已所居室而今門弟子哭其親朋友之喪而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聖賢所行固為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萬也

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為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

門高第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為詐隱所以為孔門高第也魯悼公喪之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謂勉强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雖孟敬子之不臣寧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為瘠蓋先王之澤未

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為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即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容齋隨筆卷第九

容齋隨筆卷第十 二十則

揚彪陳群

魏文帝受禪欲以揚彪為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耄年被病豈可贊維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為司徒而不進壽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群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群對曰臣與相國曾陳漢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

能討忍復仕其朝為公卿乎散群為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遜詞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惇蔡京為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為散群者幾希矣

袁盎温嶠

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闕廷辱之

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温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鳳為之姦謀因王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及發後鳳入說王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王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日飲亡何

漢書爰盜傳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顏師古注云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盜傳作日飲毋可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爰盜小人

爰盜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為君上者也嘗為呂祿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禮不勃何豫盜事乃有非社稷臣

之語謂勃不能爭呂氏之事適會成功耳致文帝有輕勃心既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難嘗謁丞相申屠嘉嘉弗為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為趙談所害故沮止其參乘素不好量錯故因吳反事請誅之蓋盜本安陵群盜宜其伎心忍戾如此死於刺客非不幸也

唐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

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書為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為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啓擬一事亦不偶數十語今鄭畋勅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穆目為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

今人握筆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草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為至論

古彝器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為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郃大鼎于宋魯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甌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鍾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

擊鑑納魯侯樂毅為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
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玉藥杜鵑

物以希見為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
藥乃今場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為山礬者
潤州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
者二花在江東彌山巨野殆與榛莽相似而
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
峯之期鶴林之花至以為外國僧鉢盂中所

移上玄命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閬苑
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王建宮
詞云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勅
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其重如此
蓋宮禁中亦鮮云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為文宣王顏子為兗公閔
子至子夏為侯群弟子為伯
本朝祥符中進封公為國公侯為郡公伯為

侯紹興二十五年

太上皇帝御製贊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
爵故宸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失於考據
如此今當請而正之可也紹興末胡馬飲江
既而自斃詔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
常寺按籍係四字王當加至六字及降告令
至其處廟令以舊告來則已八字矣逐郡為
繳回新命而別易二美名以寵之禮寺之失
職類此方元顏亮據淮上予從樞密行府於

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當奏用
為帝泊事定朝廷許如約朱丞相漢章曰四
瀆當一體獨帝江神禮乎予曰懲勸之道人
神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為
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唯大江滔滔天
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而退
此其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用之
後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之江神之帝於是
為不忝矣朱公終以為不可亦僅改兩字吁

可惜哉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為惡詩
故不為詩人所稱說予家有凝觀集其餘篇
亦自有佳處今漫紀數絕于此漢宮曲云水
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
簫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臉
下難勝淚挑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
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

過嶺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
遣愁人獨自行翫花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雪
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校多無去看到黃昏
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一生所遇唯
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
頭游子曰身歸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
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詩繆為賞激以起
東坡之誚耳

梅花橫參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為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為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考之蓋初秋所作也

致仕之美

大夫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美名也漢韋賢薛廣德蘇廣蘇受或縣安居以示子孫賣黃金以侈君賜為榮多矣至於龔勝鄭弘輩亦詔策褒表郡縣存問合於三代敬老之義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宮師傅侍從耆艾若晁迥孫奭李柬之亦然宣和以前蓋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實故散亡於是朝奉武翼郎以上

不以內外高卑率為此舉其最甚而無理者
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哀即服降旨
聲鐘給賻既已閱日方且為之告廷出命綸
書之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秦太
師万侯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亨鄭仲益
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簣屬纊不復有請問千
百人中有一二焉則知與不知駭惜其死子
弟游宦遠地往往飲泣不寧謁急奔命故及
無事日不敢為之紹興二十九年予為吏部

郎因輪對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
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
州上省部然後夷考其平生非有贓私過惡
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
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禮以厲風俗賢於
率天下為偽也

太上覽奏欣納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
年當如卿語既下三省諸公多以為是而首
相湯岐公獨難之其議遂寢今不復可正云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始帶宮觀使及提舉今嗣濮王永陽恩平安定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省部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指揮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州資序者當為郎中不及者為員外郎及吏部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其兼權者初云權某部郎官洎入銜及文書皆曰權員外

郎已是它部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末馮方以館職攝吏部欲為異則繫銜曰兼權尚書吏部郎官予嘗叩其說馮曰所被省劄只言權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劄中豈有尚書二字乎馮無以對然訖不肯改自後相承効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尚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熟故事馴以致然書之記注為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
遂不忍逆及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天子即
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
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
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
衡都尉以王生為丞予謂遂之治郡功效著
明宣帝不以為賞而顧悅其佞詞乎宜其起
王成膠東之偽也褚先生於史記中又載武

帝時召北海太守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自請
與太守俱太守入官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
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守曰選
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
生曰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
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如其
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安所
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為水
衡都尉王先生為丞二事不應相類如此疑

即龔遂而褚誤書也

程嬰杵臼

春秋以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

吳處後以

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勅令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為韓厥存趙追封為公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祚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兆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它丘壠為之詞以塞責耳此

事之必不然者也處厚之書進御卽除將作
丞抃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遂有訐蔡新州
十詩之事所獲幾何詒笑無極哀哉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百有餘年悉
禽滅之雖云得地利善為兵故四世有勝以
予考之實六國自有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
不足論彼四國者魏以惠王而衰齊以閔王
而衰楚以懷王而衰趙以孝成王而衰皆本

於好兵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裏
山河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
伐韓趙志吞邯鄲挫敗於齊軍覆子死卒之
為秦所困國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
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閔王承威宣
之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而抃於伐宋之利
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遂為燕
所屠雖賴田單之力得復亡城子孫沮氣子
子自保終墮秦計束手為虜懷王貪商於六

百里受詐張儀失其名都喪其甲士不能取
償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受兵
利令智昏輕用民死同日坑於長平者過四
十萬幾於社稷為墟幸不即止終以不免此
四國之君苟為保境睦鄰畏天自守秦雖強
大豈能加我哉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然事當審其是非
當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齕而勝

趙以王翦易李信而滅楚魏公子無忌易晉
鄙而勝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騎劫易樂毅
而敗趙以趙括易廉頗而敗以趙蔥易李牧
而滅魏使人代信陵君將亦將滅豈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
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
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
為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

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
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
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
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
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
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坡暖冬生笋松
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
悲減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鷓聲帶晚饑
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

痕春漲滿小欄花影午晴初五更惆悵回孤
枕由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為庶人或
致仕或以罪死其復召用者但為光祿大夫
或特進優游散秩未嘗有除他官者也御史
大夫則間為九卿將軍至東漢則大不然始
於光武時王梁罷大司空而為中郎將其後
三公去位輒復為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

太尉之後乃為城門校尉其體貌大臣之禮亦衰矣

用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用禮文宗太和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用命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用有覲面目從之然則唐世以為常儀辭者蓋鮮唯國朝以此禮為重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貴率一章乞免即止典禮益以不講良為

可惜

容齋隨筆卷第十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十六則

將帥貪功

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

於老臣者矣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卯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為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為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

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瘵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為德宗用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漢二帝治盜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小群以百數上使使者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

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群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論聽以禽討為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陬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

解散此二事均為治盜而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寬其効可睹也

漢唐封禪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從此群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

此乃文詔梁松等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於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唐太宗正觀五年群臣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

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獨以為不可發六難以爭之至以謂崇虛名而受實害會河南北大水遂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告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為翻覆光武惑於讖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累善政耳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東封事每稱天子為國家其叙山勢峭險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下步下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俊也石壁窟窾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

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暗濕前有燥地目視而腳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兩

家隨後道迫小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絡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

脫畧唯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楊虞卿

劉禹錫有寄毗陵楊給事詩云曾主角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却要斜飛取勢回以其時考之蓋揚虞卿也按唐文宗太和七年以李德裕為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上聞而惡

之於是出虞卿為常州刺史澣為鄭州刺史
元夫為汝州刺史皆李宗閔客也它日上復
言及朋黨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
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人非美官
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之刺毗陵乃為朝
廷所逐耳禹錫猶以為自請詩人之言渠可
信哉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

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
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
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
中得正不為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為
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
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
而擇所從所處尚鑒茲哉

漢誹謗法

漢宣帝詔羣臣議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

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遂下獄繫再更冬會赦乃得免章帝時孔僖崔駰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及後恣其忘其前善為鄰房生告其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吏受訊僖以書自訟乃勿問元帝時賈捐之論珠崖事曰武帝籍兵厲馬攘服夷狄天下斷獄萬數寇賊並起軍旅數

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豈非夏侯所議詔書僖駰誹謗皆漢法所禁如捐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誼向觸諱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為明帝沒為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雖有

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植遺腹朝委
表而天下不亂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
子此既於生事談死事至云傳之老母則是
言其當終於太后之前又目其嗣為愚幼不
肖可謂指斥而帝不以為過誼不以為疑劉
向上書成帝諫王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
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
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又云
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此乃於國存時說

亡語而帝不以為過向不以為疑至乞援近
宗室幾於自售亦不以為嫌也兩人皆出於
忠精至誠故盡言觸忌諱而不自覺文帝隆
寬待下聖德固耳而成帝亦能容之後世難
及也

小貞大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太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澤
有所不下身為寄坐受人指揮危亡之形且
立志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戒

謂當以漸而正之說者多引魯昭公高貴鄉公為比予謂此自係一時國家之隆替君身之禍福盖有剛決而得志隱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槩論也漢宣帝之誅霍禹和帝之誅竇憲威宗之誅梁冀魏孝莊之誅爾朱榮剛決而得志者也魯莊公之討季氏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晉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謀宦者潞王之徙石敬瑭漢隱帝之殺郭威剛決而失者也若齊鬱林王知

詩以見意曰昨夜纂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似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何進高獻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孫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死不恨矣子孫為言

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為讓
所殺董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
齊和士開在武成帝世姦蠹敗國及後主嗣
立宰相高叡與婁定遠白胡太后出土開為
兗州刺史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守之以死
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賂定遠曰蒙王力
用為方伯今得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
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臣出
之後必有大變今已得人復何所慮於是出
定遠為青州而殺叡後二年士開雖死齊室
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叡不惜
隕身破家為漢齊社稷計而張讓士開以談
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害宗廟為墟乃知
背脅癩疽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宥養之則
自貽害可不戒哉

南鄉掾史

金石刻有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其陰刻掾
史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議曹祭酒十一

人掾二十九人諸曹掾史書佐循行幹百三十一人從掾位者九十六人從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將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晉史考之南鄉本南陽西界魏武平荊州始分為郡至晉泰始中所管八縣才二萬戶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既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室安平王孚之孫也

漢景帝忍殺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繼文帝故亦稱為賢君

考其天資則刻戾忍殺之人耳自在東宮時因博戲殺吳太子以起老渾之怨即位之後不思罪己一旦於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鼂錯付以國事及爰盎之說行但請斬錯而已帝令有司劾錯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七國之役下詔以深入多殺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周亞夫以功為丞相坐爭封匈奴降將事病免心惡之賜食不

置箸叱之使起昧於敬禮大臣之義卒以非
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馮異征赤眉敕之曰
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
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
脩敕無為郡縣所苦光武此言視景帝詔書
為不侔矣

燕昭漢光武之明

樂毅為燕破齊或讒之昭王曰齊不下者兩
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伏齊人

南面而王耳昭王斬言者遣使立毅為齊王
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馮異定關中自以久
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
心號為咸陽王光武以章示異異上書謝詔
報曰將軍之於國家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
有懼意及異破隗囂諸將欲分其功璽書誚
大司馬以下稱異功若丘山今人咸知毅異
之為名將然非二君之明必困讒口矣田單
復齊國信陵君敗秦兵陳湯誅郅支盧植破

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卻符堅慕容
垂挫巨温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郭
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皆有大
功於社稷率為諸人所慕或至殺身區區庸
主不足責唐太宗亦未能免營營青蠅亦可
畏哉

周南召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
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

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
召南正始之道据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
合為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冊誤耳王
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
又與召公自不相涉也

易中文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
不備中文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
為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應正九二

而言蓋指二至四為震也坤艮為謙而初六
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
六四為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
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
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
震體云它皆類此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